

古文辭類纂

第二函
函六冊

雜記類一

古文辭類纂第五十二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浩安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

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
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
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
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
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
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
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
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壤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閒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

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蠶節
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
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
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
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
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
薺苳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庥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
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
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
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
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
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壤漏汚不可讀。
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
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泔泔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
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
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

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

壯其文辭

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

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甑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樵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

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臺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
其邱曰焮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焮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
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
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
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
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
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
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緩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

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

風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尙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尙書至吏部尙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尙書留守

東都趙公以吏部尙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黃鵠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卽鄭餘慶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鄆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涵卽餘慶子更名澣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

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噉噬。劫眾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其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簋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雜記類二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柳子厚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閒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閒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

鵠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爲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

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敲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